

看得見的聲音：從意象看《聲之形》中的角色心境與聲音

傳達

一、前言

日本漫畫《聲之形》（聲の形），是大今良時（おおいまよしとき）的漫畫作品。主角石田將也在小學時，為了逞強、找刺激，長期用各種惡作劇來霸凌聽障轉學生西宮硝子，還多次把她的助聽器弄壞。事情被大人發現後，同學們為了切割責任，把所有過錯都推到將也身上。之後兩人發生肢體衝突，各自分開，硝子也辦理轉學。七年後到了高中，將也長期背著霸凌者的惡名，被同學排斥嫌惡，以致自我否定到想輕生。在臨界點前，他帶著當年的筆記本去找硝子，用學會的手語跟她道歉，也說想重歸於好，兩人因此再次有了聯繫。接著，他開始主動改變自己，嘗試修補與他人的關係，在學校幫助永束，也與硝子的妹妹結絃相處後建立信任，慢慢把植野、佐原、真柴、川井等舊同學拉回到同一個圈子，正面面對同學和過去。

目前已經有不少的學者以校園霸凌的故事為展開進行討論。呂佳樺在《奇蹟男孩》與《爬樹的魚》中的校園霸凌與自我認同探索一文中，從社會心理學的角度，檢視小說中的霸凌行為發生的可能因素、霸凌者的心理框架以及霸凌行為發生的場所進行了分析。¹

另外林俊成在探討韓劇《黑暗榮耀》的研究中，指出霸凌不僅是身體或外在的傷害，更會剝奪個體最基本的五種心理需求：安全感、信任、控制、尊重與親密。這些需求一旦被剝奪，這些需求一旦被奪走，便會使受害者的心理資源逐漸枯竭，甚至造成長期創傷。²比照《聲之形》的西宮硝子來看，她也因為霸凌而失去了同儕的信任和尊重，並且在沒有安全感、親密關係的情況下，慢慢導致不健康的心理狀態。

最後，蕭美智在《日本動畫電影〈聲之形〉再現的校園霸凌文化》中，由主角開始分析，到團體的和解過程，探討聲之形電影中，校園霸凌事件最理想的處理方式。³

¹ 呂佳樺，《奇蹟男孩》與《爬樹的魚》中的校園霸凌與自我認同探索，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英語學系碩士論文，2023 年 8 月

² 林俊成，〈韓劇《黑暗榮耀》：從心理學來看並非復仇故事，而是創傷後成長、實現正義的生命歷程〉，關鍵評論網，瀏覽日期：2023 年 4 月 1 日，<https://www.thenewslens.com/article/183028>

³ 蕭美智，《日本動畫電影〈聲之形〉再現的校園霸凌文化》（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傳播學系碩

在日本漫畫《聲之形》中，女主西宮硝子因為聽障被霸凌，石田將也和同學們的惡作劇讓她受到很深的傷害。長大後，將也開始反省自己過去的行為，並渴望獲得原諒。而在高中時期遭受孤立的經驗，更促使他正視曾經對硝子造成的傷害，進而試圖尋求她的原諒。然而，本作真正引人深思的，不只是兩人能不能和解，而是情節背後指向的更深層問題，從霸凌延伸出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化、角色內在心境、以及心意的傳達，都透過各種視覺意象被具體呈現出來。例如：臉上的「X」代表著什麼意義？為什麼故事反覆出現鯉魚、橋、煙火等事物？結局特寫男女主抱著緊張心情將門推開的意象？

二、被遮住的臉孔：從「X」看見將也的心牆



圖 1：男主角在上學路上偶遇國小同學永東⁴

筆者在閱讀時，便對於漫畫中經常使用「叉叉」印象深刻，而後來改編的動畫電影也延續了這個意象的運用。片中多以在人臉上描繪「叉叉」為主，並會根據情境的變化而出現剝落或附著的狀態。「叉叉」第一次出現是在漫畫的第二卷第 50 頁。男主角在去學校的路途中，偶然遇到了同班同學永東獨自坐在角落用餐。在圖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那位同學正在正常地用餐，但在男主的主觀視角中，那位同學的臉被「叉叉」所覆蓋，這正是男主角主觀世界中的一種感知遮罩，他拒絕與他人對視、拒絕承認他人的存在，同時也拒絕被人看見，並不是因為他真的不記得對方，而是因為他作為曾經的霸凌者，不敢面對與他人建立關係的可能性。

在第二卷第 66 頁，永東正被一名混混糾纏，對方想強借腳踏車，永東

士論文，2022 年 6 月）

⁴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講談社，2013 年，第 02 卷，頁 49。

不知如何應對，只能慌張地呼救。將也在這時選擇介入。他主動替永束說話，甚至願意把自己的腳踏車借給混混，替永束解圍。時間線拉到放學後，將也發現混混並沒有歸還自己的腳踏車，永束在得知將也的腳踏車被混混騎走後，並沒有選擇置身事外，相反地，他悄悄地去奔波、詢問，甚至冒著風險在街上四處找尋那輛車。等到天色昏暗時，他滿頭大汗的推著腳踏車回來。在那一刻，永束臉上的「叉叉」終於剝落（見圖 2）。原因不僅因為永束回應了將也的善意，更因為這是將也多年來第一次與他人建立連結。永束的行動不是出於義務，而是出於真心，而這種真誠的回應塑造了將也對人際關係的理解。由此可見，掉落的情形主要與將也的目光是否願意正視對方有關。



圖 2：叉叉第一次剝落⁵

然而當將也又開始恐懼、或是不願意再正眼看向對方時，那些「叉叉」就好像有自己的意志一樣，一個一個貼回到別人的臉上。他不去看人，就等於把自己關回原本的世界裡，那些臉也重新被「叉叉」給隔絕。所以叉叉的回歸，也代表將也又退回到害怕人群、逃避與人接觸的狀態。

當將也經過一番努力，終於向曾經的被霸凌者硝子踏出一步，建立朋友關係後，國小同學植野出現了。植野依舊維持她強勢直白的行事方式，不僅在言語上捉弄硝子，也輕蔑地取笑將也與過去被他霸凌的對象重新交朋友這件事。對植野而言，將也的改變既不可思議也令人不耐，更因為她一直把將

⁵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2 卷，頁 66。

也視為心中喜歡的對象，因此在情感上無法接受硝子的重新出現，使她對硝子的敵意更為強烈，而她的嘲笑也深深地刺入將也最深層的自責與羞愧。

正是在這樣的情境下，將也的心理防衛機制被再次觸發。他一直很努力想要修補跟硝子之間的關係，不管是陪她、替她著想，還是試著學會尊重她的感受，都是希望可以重新建立一種不願再傷害硝子的信任感。對將也來說，那不只是補償，而是想證明自己真的變了、想好好面對過去。可是當植野忽然出現之後，一切又被攪亂。植野的態度、說出來的話，讓將也瞬間感覺到，原來自己不一定有資格說自己改變了，別人也不一定認同他的改變。他甚至開始懷疑自己是不是還是會讓硝子受傷，就算他已經很努力了，過去做過的事還是像陰影一樣纏著他，讓他覺得自己既救不了誰，也保護不了任何人。於是，如圖 4 中呈現的那一刻，「叉叉」從無到有地重新覆上植野的臉。



圖 3：原本植野臉上沒有「叉叉」⁶



圖 4：叉叉重新覆上植野的臉⁷

一直到了漫畫的最後一卷，班上同學一起合作拍電影，大家在忙亂又好笑的拍攝過程中，開始真正理解彼此。過去那些誤會、尷尬、迴避的情緒，都因為一起完成作品而被迫攤在陽光下。最後，大家在一起把一直藏在心裡的話說出口（圖 5）。有些人道歉，有人則第一次坦白自己的內心。隨著這些

⁶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3 卷，頁 130。

⁷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3 卷，頁 136。

真心話，包括主角的每個人都卸下了自己心中背負已久的包袱。



圖 5：主角群彼此互相理解，將藏在心裡的話說出口⁸



圖 6：彼此釋懷後角色「叉叉」剝落⁹

而對男主角將也來說，這也是他第一次願意真正地把所有人放進自己的世界裡，並且直面過去的自己。他終於能抬起頭、直視身邊的人，不再逃避，也不再害怕被看見。就在那個瞬間，曾經遮住所有人臉的「叉叉」一個接著一個消失了。在漫畫中有特別描寫，並不是突然不見，而是隨著他心裡的結慢慢剝落，在空中緩緩掉下去（圖 7）。他終於明白，原來只要願意跨出那一步，世界就會變得不同。

⁸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7 卷，頁 89。

⁹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7 卷，頁 90。



圖 7：叉叉緩緩地從空中掉落¹⁰

另外，作者選用「叉叉」作為遮擋人物臉部的意象而非其他符號，也與日語的語義層次密切相關。「叉叉」在日文中讀作「ばつ」(batsu)，與日文的「罰」同音，意思為「不被允許」、「不合格」。這樣的語義使「叉叉」不只是單純遮住視線的圖像，而是一種帶有懲罰性質的標記。「罰」所指向的並不是來自他人的制裁，而是將也對自己施加的懲罰。作為曾經的霸凌者，他在自己的內心深處對自己下達了判決，認為自己不再允許與他人有關係。因此，每一張被叉叉遮住的臉，都象徵他為自己劃下的一條界線，越過這條線，就等同於無視過去的錯誤，彷彿在逃避應受的懲罰。他剝奪自己被理解、被原諒、甚至重新成為他人一份子的可能性。直到故事後期解開心魔後，將也才逐漸意識到，真正需要被終止的，並不是與他人的關係，而是這場永無止境的自我懲罰。

¹⁰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7 卷，頁 89。

三、符號背後的連結：意象所呈現的關係與成長

（一）黑夜與煙火

聲之形中，不論是漫畫還是動畫，煙火這個元素不時會出現在畫面的背景。它並不是單純用來營造氣氛，而是一種跟角色心境呼應的象徵。聲之形漫畫中男女主角的情緒轉折，都會搭配煙火在遠方亮起。那些看似平靜卻壓抑的時刻，都常常在煙火的映照下變得更加鮮明。另外，煙火要等到夜空完全變暗、什麼東西都看不見時，才會顯得特別耀眼。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那一瞬間的絢麗，其實是建立在一整片黑暗之上。煙火最具代表性的畫面，就是女主角企圖自殺的那一刻，遠方正綻放著煙火如（圖 8），成為那段劇情背後刺痛的背景。



圖 8：硝子站在陽台上企圖自殺，漆黑的夜空搭配著明亮的煙火¹¹

這一段是發生在故事的中後段。男主角將也在多年後重新遇見硝子後，努力想修補過去的傷害，也一步一步建立起比朋友更深一點的信任關係。兩人一起練習手語、拍影片、以及面對日常的瑣碎與不安，故事在這裡呈現出一種終於有希望了的樂觀氣氛。但好景不常，班上的同學們重新聚在一起時，原本以為能像普通青春故事一樣開心合作、拍影片，卻因為談到以前霸凌硝子的事，整個氣氛瞬間崩壞。每個人都開始找理由、推卸責任、互相指責誰才是造成一切的真正壞人，從原本的團隊合作變成一場毫無控制的情感爆炸。

這引發女主內心的深層想法。她認為自己就是災難的源頭，因為她的存在，大家才會吵架；因為她聽不見，大家才曾經疏遠彼此；就連現在，看似已經變得溫柔的男主角將也，也是因為她再次被別人指責、被別人攻擊。在她心裡認為自己消失了，一切就會變得比較好、只要自己不在了，就不會再

¹¹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5 卷，頁 185。

造成別人的痛苦，將也也能過回正常、輕鬆、沒有負擔的人生。

於是，就出現了硝子站在陽台上這一幕：在布滿煙火的夜晚，硝子獨自走到陽台邊緣。煙火在夜空中綻放得美麗又刺眼，它在畫面中有兩層象徵。第一，作者把黑夜比喻成將也和硝子現在的人生，被過去霸凌事件的黑暗所籠罩，硝子的人生猶如那片永遠沒有光的黑夜。第二，硝子和將也之間的關係則代表著煙火，將也的出現就像黑夜中耀眼的煙火，讓她第一次真正感受到被人聽見、被人看見的可能性。但也正因如此，這段與將也重逢後重新建立起來的短暫連結，就像是一場一瞬即逝的煙火，美麗卻短暫。這段關係雖然讓硝子感受到溫暖、陪伴與被理解，但煙火短暫的燦爛，終究會消失在黑夜之中。

硝子錯誤地認為，那段短暫的幸福已經足夠，自己的人生活到這裡已經很滿足了。她知道自己一直活在黑暗裡，不只是因為聽不見，而是她很努力、很用力在笑，卻始終覺得自己拖累別人，覺得自己只會讓周圍的人受傷。她把自己視為一個不需要存在的人，這樣的念頭一直跟著她，永遠甩不掉。因此她準備讓自己悄悄消失，彷彿只要自己不在，所有問題也會跟著一起消失。接著在這絢爛的煙火之下，硝子選擇了跳樓，將這種短暫的美麗與絕望的輕生念頭連結在一起，形成強烈的反差，這一幕也成為整部作品中最震撼、最重要的轉折點。

（二）橋

在《聲之形》中，橋的場景具有重要的意義，包含硝子兩度試圖向將也傳達真心、以及將也終於說出需要硝子等重要橋段，作者將許多情緒爆發、誤解累積與關係鬆動的劇情都放置在橋上，使其成為角色必須面對自身矛盾、重新調整關係位置的重要舞台。另外，橋作為連結兩端的空間，本身即具有「跨越」與「過渡」的象徵效果，橋也是兩人錯誤自我認知的交會點。硝子長期認為自己只會拖累他人，而將也則因過去的霸凌行為深陷罪惡感，他們各自懷抱對方會因為少了自己而過得更好的錯誤想法，使真正的需求與情感無法被看見。



圖 9：將也努力裝出開心，但硝子卻只覺得心痛¹²

硝子在橋上有兩次想好好向將也敞開心扉：一次是鼓起勇氣想跟他告白，另一次則是在將也跟朋友起衝突時，她伸手想幫他，結果將也卻刻意裝作沒事，滿身傷的將也努力擠出笑容想拉近距離，而硝子卻帶著複雜心情看著他，兩人的誤會與心痛全都凝固在這一瞬間。將也只是怕她替自己擔心，才選擇裝出一副沒關係的樣子，但硝子卻以為，他變成現在這樣全都是因為自己害的，而且自己對將也來說是多餘的，這也導致了後面硝子墜樓的劇情。這些沒有說開的誤會和互相逃避，都一再發生在橋上，讓許多關鍵轉折都集中在這個空間。



圖 10：終於理解了彼此的想法，將也對硝子說「幫助我活下去」¹³

在將也阻止硝子跳樓、並在危急之中代替她墜落之後，故事迎來另一段極為重要的橋上場景。因墜樓而昏迷的將也甦醒後，第一件事便是奔向

¹²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5 卷，頁 138。

¹³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7 卷，頁 37。

橋邊，而此時的硝子正獨自一人站在橋上哭泣，背負著深深的自責與混亂的情緒。將也表示他一直以為他都有在好好聽硝子的聲音，但事實上，他所理解的多半只是自己的想像與詮釋，並沒有真正問過她心裡想說的話。兩人在橋上坦白地交換了彼此的心聲，也第一次正面面對彼此的誤解。坦承之後，將也對硝子說出「幫助我活下去」這句話（圖 10），象徵他願意放下自責、承認自己的脆弱，同時也讓硝子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總而言之，橋這個空間中，不只是角色經過或相遇的場景，很多他們一直藏著、誤會彼此的事情，都是在橋上被說開的。將也和硝子都以為自己是多餘的、會拖累對方，但在橋上，他們才慢慢明白彼此真正的想法，原來他們都希望被需要、也希望自己能留在對方的生命裡。也因為這些對話發生在橋上，這個地方就變成了他們從誤會走向理解、從逃避走向面對的一個轉捩點。總結來說，橋象徵的是「說清楚、跨過去、重新開始」的地方。

（三）鯉魚

在《聲之形》中，畫面頻繁出現鯉魚。鯉魚的意象並非單純作為環境點綴，而具有深層的意義。這些悠遊於水中的鯉魚，無聲地穿梭往來，彷彿置身於一個難以被外界理解的世界。這種情境與硝子的處境產生了深刻的共鳴。硝子並非不願表達，她透過手語、筆記本、笑容與主動的互動積極向外傳達自身情感，但她的努力往往因他人的冷漠、偏見或不理解而未能被接收。所以作品裡才會一直出現鯉魚的身影，牠們遊來游去，就好像在象徵硝子在無聲的世界裡，不斷嘗試著溝通。也讓人看到她努力在孤獨和誤解之間前進的樣子。這些鯉魚是這部作品用來呈現硝子那種想被聽見，卻又沒辦法真正被聽懂的視覺化隱喻。讓我們在這些無聲的畫面裡，也能看見她持續發出的「聲」。



圖 11：將也產生罪惡感時，鯉魚分鏡出現¹⁴



圖 12：將也為了救硝子而意外墜樓，落到水中時背景的鯉魚¹⁵

¹⁴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2 卷，頁 15。

¹⁵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6 卷，頁 19。

鯉魚除了代表硝子無法真正被聽懂，也延伸象徵到將也面對罪惡感和贖罪的過程。漫畫中將也有一個固定的習慣，每天去橋上餵鯉魚。表面上這只是日常動作，但其實可以解讀成那些鯉魚就像是他的罪惡感，他一點一點地把飼料丟下去，其實是在學習怎麼跟自己造成的傷害還有不堪的過去相處。漫畫的分鏡中也可以看到（圖 11），每當將也陷入強烈的自責的時候，畫面常會同時給出鯉魚在水中游動的特寫，彷彿這些魚就是他心裡翻騰、揮之不去的罪惡感。這個意象在他為了救想自殺的硝子而掉入河中的場景裡變得更明顯。當將也落入水中的那一刻，鯉魚又再次出現了（圖 12）。這裡鯉魚的出現，呼應的是他終於完成贖罪的心境。他真的覺得自己終於贖罪了，他成功阻止硝子自殺，用自己的身體替硝子承擔那一次的墜落。在將也心裡，這個行動像是在對過去做出最大的補償，他曾經傷害她，如今他用全力把她救回來。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畫面左下角，出現了「好溫暖」三個字。這裡的溫暖當然不是指水溫，而是他第一次感覺自己並不是毫無價值的人，是能夠真正救到某個重要的人。對長期被罪惡感困住的將也來說，這是一種久違的安心與放鬆，就像心裡被某種力量包住一樣。他覺得自己做對了、沒有辜負硝子，也終於能夠稍微原諒自己。

（四）推開未來之門——從逃避到面對的象徵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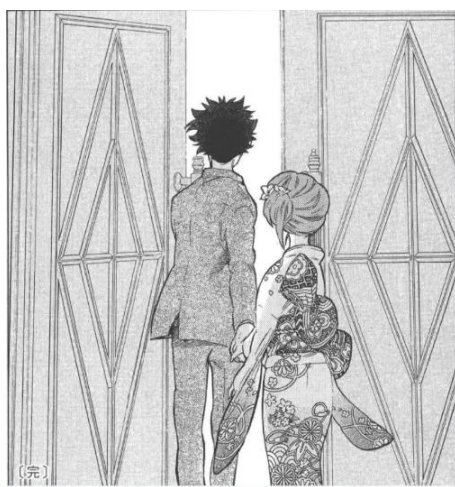


圖 13：男女主將門推開參加成年禮¹⁶

在故事結尾，大家都畢業後要去參加成年禮，兩人於成年禮上並肩站在門前，畫面特寫他們緊握的手與正被推開的門。這一幕並非單純象徵成年禮的開始，更是一個明確的成長意象。門在此承載了跨越過去、踏入生命下一階段的象徵功能。過去的霸凌事件、誤解、傷痕與未解的情緒都曾經讓他們畏懼與他

¹⁶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7 卷，頁 190。

人接觸，但在此刻，他們選擇不再停留於自責或逃避，而是手牽手共同面對面前的未來。

另外，門外的亮光象徵兩人即將面臨的未知生活，也意味著真正的走出陰影。雖然推開門代表必須接受仍然存在的複雜事情，包括霸凌所留下的心理創傷、人際關係的重新修補，以及重新回到社會中，與世界建立起新的連結。但這扇門同時也是新的可能性的入口。牽著手的動作強調，他們已不再是孤單地承擔這一切，而是帶著彼此建立的理解與信任，一起向前。

總結來說，推開門的意象總結了《聲之形》整部作品的核心：理解、原諒跟重新連結，其實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而比較像是一道門，要自己願意走過去、努力地跨過去，才能成長並真正走出過去的傷痕。

四、「聲」的意象

《聲之形》(日文原名《聲の形》)在作品名的漢字選擇上也具有象徵意義。作者大今良時刻意使用在日語中較古典、較文言的「聲」而非日語中常用的「声」。根據字形構成，「聲」由「声」「手」(由甲骨文、金文中的「又」演變來的)以及「耳」所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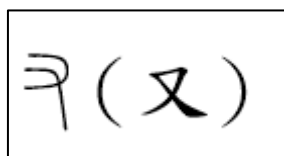


圖 14：又是由手演變而來¹⁷



圖 15：「又」之甲骨文象形手形¹⁸

¹⁷ 資料取自小學堂，瀏覽日期：2025 年 11 月 30 日，<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

¹⁸ 資料取自小學堂，瀏覽日期：2025 年 11 月 30 日，
<https://xiaoxue.iis.sinica.edu.tw/jiaguwen?kaiOrder=20>



圖 16：「又」之金文象形手形

文本名稱刻意使用「聲」而非「声」，強調了「手」和「耳」，暗示作者對於表達聲音的概念中，還包含手的動作與耳的感受。從字形來看，「聲」中的「手」並非單純象徵人的動作，而是指人以手持器敲擊物體，藉此產生聲響的行為，再由「耳」加以接收。也就是說，聲音本身是一個需要「發出」與「被聽見」的過程。

換句話說，作者在這個名字裡想說的是：要把心意傳達給別人，靠的絕對不只是單純聲音那麼簡單。就算一個人無法說話、聽不到，仍然可以透過手語、文字、表情、眼神，甚至是一個擁抱或一個拉住對方的動作，讓對方感受到「我在乎你」、「我想理解你」這樣的情感。

從作品中可以看到許多地方都在呈現內心的情感其實不需要靠聲音就能傳達。

（一） 硝子的筆記本

硝子的筆記本是她最重要的溝通工具之一。因為聽不見，她很難立刻理解別人說的話，也沒辦法像一般人那樣自然加入對話，所以她總是隨身帶著那本筆記本，用寫字的方式讓別人知道她想說的話。



圖 17：硝子嘗試用筆記本與將也溝通¹⁹

在前期的漫畫橋段裡（圖 17），將也一開始其實是出於好意，想提醒她再這樣下去會被同學討厭、可能會被排擠。硝子則拿出筆記本，把自己的想法寫下來，再小心翼翼地翻給他看，她已經盡力用文字回應，試著說明自己並不是故意惹人討厭。可是，對當時還是小學生的將也來說，他感受到的是「硝子好像沒把這件事當一回事」，完全感受不到字裡行間真正的心情。於是同一段對話在兩個人心中產生了完全不一樣的解讀：對硝子來說，她是在努力解釋、尋求理解。對將也來說，卻像是一種不在乎、看不懂氣氛的回應。



圖 18：被霸凌的硝子用筆記本向將也道歉²⁰

後來將也的霸凌變本加厲，硝子依舊嘗試用筆記本表達自己的想法，希望能拉近與將也的距離，並互相理解，甚至明明是被霸凌的一方，卻在筆記本上向將也寫下了「對不起」（圖 18）。然而，儘管硝子已經很努力的寫筆記本，這在將也眼中只覺得莫名其妙。將也粗魯地將硝子的筆記本丟進附近的水池中，而可憐的硝子只能將身子泡進骯髒的水池撿筆記本（圖 19）。

¹⁹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1 卷，頁 81。

²⁰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1 卷，頁 1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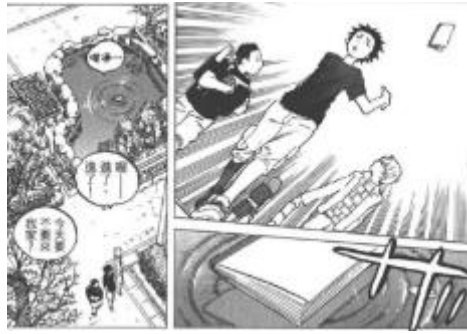


圖 19：將也將硝子的筆記本丟進水池²¹



圖 20：硝子在水中將筆記本按更深²²

在後來將也在水池撿到筆記本的劇情中也可以知道，當時的硝子其實沒有去把筆記本撿起來，反而甚至是把筆記本往水底按得更深，可以感受到這裡硝子已經有放棄互相理解的念頭了，她覺得自己怎麼努力都只會帶來麻煩與衝突。這兩段劇情也顯示出，光是有筆記本並不能保證溝通順利，如果對方沒有願意好好靜下心來，理解筆記本上的那幾行字，筆記本裡寫得再多，也無法傳達自己內心的想法。

²¹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1 卷，頁 115。

²²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1 卷，頁 117。



圖 21：硝子和將也拼命在河中找尋筆記本²³

在六年後的河邊場景中，將也把當年的筆記本還給她、向她道歉，卻被硝子的媽媽一氣之下丟進河裡。對硝子而言，筆記本的意義已經不只是溝通的工具了，而是將也願意打開心房與硝子互相理解的證明。正因如此，看到筆記本被丟出去的瞬間，即使筆記本上寫滿了他的壞話，硝子還是毫不猶豫地跟著跳下去，和將也一起在河中尋找筆記本（圖 21）。她害怕的不是失去一本筆記本，而是失去那條好不容易才接上的溝通管道。



圖 22：雖然筆記本上寫滿壞話，硝子依舊拼命尋找²⁴

硝子曾經把想被理解、想和別人好好相處的願望連同筆記本一起埋進水裡，但如今卻因為將也的行動而被重新打動。這裡不只是撿回一個筆記本，而是代表自己小學的願望在六年後終於有了實現的苗頭，也讓我們了解到硝子其實非常珍惜與將也現在的關係，更表示筆記本如今不再只是小學時單向的文字，而是一種真正能被理解、來往的溝通。

²³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2 卷，頁 34。

²⁴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2 卷，頁 35。

（二）手語：不用發出聲音也能「說話」

在《聲之形》中，手語是最直接展現「不用聲音也能傳達心意」的元素。對硝子來說，手語不是一種特別的才藝，而是她每天與世界連結的方式。在故事一開始，硝子剛轉學來班上的時候，她拿著筆記本、試著用手語和同學溝通，但多數人一開始既看不懂也不願意花時間去學，只把它當成一個很無聊、麻煩的人。這種溝通上的落差，也讓她更容易成為霸凌的對象。



圖 23：將也用手語把遺失的筆記本還給硝子，硝子因為他突然使用手語而驚訝得說不出話來²⁵

到了高中之後，將也和硝子重新相遇，手語成了他們之間重新建立連結的起點。當年霸凌的傷害一直卡在兩人心裡，即使現在想好好說清楚、道歉、重新面對彼此，也不是一句對不起就能輕易帶過。因此，將也特別去學了手語來和硝子溝通。手語在這裡不只是方便她理解的工具，而是一種將也具體表現誠意的方式，代表他願意花時間去學習、去記住每一個手勢，只為了讓硝子能安心地接收到他想要道歉的心意。可以從硝子第一次看到將也比手語的表情看出來（圖 23）。她眼睛瞪大，整個人像是被嚇到一樣張著嘴說不出話來。對硝子來說，手語一直是她一個人用來面對世界的語言，多數人通常都會嫌麻煩，所以當曾經傷害過她的將也，突然用流暢的手語對她說話時，那

²⁵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2 卷，頁 11。

一刻帶給她的震撼很大。那個畫面可以讓人感覺到，將也不是只想用嘴巴說說對不起而已，而是願意花時間學習她的語言、用她最熟悉也最安心的方式來道歉、來傳達心意。

（三）屍體照片

結絃是硝子的妹妹，雖然年紀比硝子小，卻在家庭裡長期扮演照顧與保護的角色。她比誰都清楚姐姐在成長過程中因為聽障，不斷遭到霸凌，也目睹硝子一次次把所有委屈吞進肚子裡，選擇用道歉來面對世界。正因如此，結絃對姐姐的情緒變化格外敏感，對任何可能傷害硝子的人保持高度戒備。



圖 24：結絃拍攝動物的屍體²⁶

硝子被霸凌之後，心裡慢慢開始出現想輕生的念頭，結絃也很快察覺到姐姐的狀態越來越不對勁，所以開始大量拍攝動物的屍體。這些照片表面上看似是她古怪的興趣，但背後其實是一種很笨拙的保護方式。結絃知道硝子都會把所有痛苦都往心裡放，也不會主動跟別人求助，並且認為自己沒辦法用成熟的語言去勸導硝子，所以只好借由屍體的畫面，直接把自己想傳達的心聲具象化，用這種極端的方法來防止姐姐輕生，她想用屍體照片想對硝子傳達死亡一點也不美好。死掉之後只會腐爛，變成讓人害怕又嫌棄的存在，藉此阻止她走向輕生。也因為這些照片太過衝擊，其他人很難理解她的真正用意，像是母親就只看到畫面本身的血腥，要求結絃把照片全部丟掉。然而，即使在這樣被誤解的情況下，結絃拍攝屍體的目的仍然只是想用自己能想到、笨拙卻最真誠的方式，用屍體照片傳達姐姐不要輕生的心聲。

²⁶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04卷，頁181。

（四）將也在硝子墜樓時伸手拉住她

硝子在陽台輕生時，將也立刻衝上去，一把抓住她的手腕。即使是不會動的漫畫，也可以感受到當時緊張的氛圍。將也用力的用手抓住硝子，即使手臂因為重量而快撐不下去，但死也不肯放開。同時，畫面裡穿插的是將也的內心獨白。將也終於意識到，自己真正後悔的，其實不是只有小學時霸凌硝子，而是一直以來都把眼睛和耳朵關起來，沒有好好看著大家的表情，也沒有認真聽進別人的聲音。於是他彷彿在對自己下定決心：「從明天開始，我要好好努力，正視大家，認真傾聽。」在這樣的心境下，他死命抓著硝子的手，那個動作本身是在向硝子傳達：「這一次，我會好好面對妳，不會再放開妳了。」



圖 25：將也拉住硝子時的內心獨白²⁷



圖 26：將也的內心獨白²⁸

硝子抬頭看著將也，透漏出既害怕又難過的眼神。她聽不到將也在講什麼，但她看得到那隻用力抓住自己的手。對硝子來說，那不只是單純的救她一命，而是將也在用行動對硝子傳達：硝子是將也心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²⁷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6 卷，頁 13。

²⁸ 大今良時著，《聲之形》，第 06 卷，頁 13。

五、結論

筆者在分析《聲之形》這部漫畫的深刻內涵之時，也不禁回想起自己第一次觀看時的感受。當時並沒有意識到作品中埋藏了那麼多重要的意象與細節，也沒有特別留意角色之間那些微小卻重要的互動，只是單純覺得女主角硝子遭受霸凌很令人同情。在撰寫這篇論文的過程中，筆者才真正理解這部作品並不只是探討校園霸凌的問題，而是更深層的，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以及交流。許多意象深刻地描繪了理解與交流的困難，那些言語傳達不到的情緒，全都透過意象有力地呈現出來。意象在作品中不只用來讓角色之間說不出口的心情被讀懂，更是用來傳達給讀者，補上文字做不到的部分，也正因如此可以看出意象在《聲之形》這部作品是多麼不可或缺。

回到筆者在前文對「叉叉」的分析，將也眼中的「叉叉」，其實就是他對人際關係的逃避與改變。封閉自己時，別人的臉被叉叉遮住，願意重新面對他人時，叉叉就開始剝落，也象徵他一步步走出自責與恐懼、慢慢成長。而黑夜、煙火、橋、鯉魚等其他意象，則延伸描繪了霸凌之後角色們關係的拉扯與改變，也象徵他們慢慢想靠近彼此、重新學會相信和被理解的過程。「聲」的意象也在作品中反覆被強調。無論是硝子的筆記本、手語，到結紮的屍體照片或將也伸手救人的動作都提醒讀者，真正的溝通並不只靠聲音，而是願意理解對方的心意是否被看見。

另外，《聲之形》還告訴了我們，在做出可能傷害別人的行為之前，一定要先想清楚，因為等到後悔時，往往已經來不及了。將也就是最好的例子。小時候的他並不懂自己造成的傷害有多深，等到真正明白時，硝子已經承受了多年痛苦，而他自己也活在後悔中。後來他努力彌補、靠近硝子，但那些霸凌造成的傷並不會輕易消失，只能用時間和真心慢慢修復。文字同時也給了讀者深刻的啟示，人是會成長的，也一定有改變未來的能力。不要因為害怕失敗、曾經犯過錯，就覺得自己永遠做不到，否定自己整個未來。像煙火那一段，硝子因為無法承受而想要放棄生命，但將也的改變讓她重新被拉回來。那一刻象徵著只要有人願意伸出手、彼此不輕易放棄，就依然有重新開始的可能。

筆者重新思考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與他人互動的方式。雖然我們不像硝子那樣因聽覺受限而無法表達，也不像將也那樣極端地封閉自己，把世界的聲音全部遮住，但在生活中，筆者認為每個人都曾經擁有不敢說、不敢聽、害怕被誤解的時刻。有時候，我們明明想靠近某個人，卻不知道該以什麼方式表達，有時則是明明想請求原諒，卻又因羞愧而退縮。《聲之形》讓我意識到，真正的交流並非僅是語言的交換，而是願意放下恐懼、承擔誤會、接受他人。理解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努力學習的能力。硝子與將也的故事提醒我，每個人都帶著自己的傷痕，

而我們能做的，或許不是要求別人立刻懂我們，而是在可能的範圍內更耐心地聽、更溫柔地回應。

總結來說，以聲之形，傳心之音，聲之形想告訴我們的是：要學會與他人交流，理解他人，我們要敢於去聽這個世界上的任何聲音，不論是何種形狀，以何種方式，我們都要學會聆聽彼此的心聲。如果聲音有形狀，那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東西。

文獻資料

1. 呂佳樺，《奇蹟男孩》與《爬樹的魚》中的校園霸凌與自我認同探索，國立中山大學，2023 年 8 月
2. 林俊成：〈韓劇《黑暗榮耀》：從心理學來看並非復仇故事，而是創傷後成長、實現正義的生命歷程〉，關鍵評論網，2023 年 4 月 1 日
3. 郭柏宏，《漫畫〈聲之形〉之研究》（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年 7 月）
4. 蕭美智，《日本動畫電影〈聲之形〉再現的校園霸凌文化》（南華大學社會科學院傳播學系，碩士論文，2022 年 6 月）
5. Biljana Oklopčić、Vedran Domjanović，〈Teen Culture, Stereotypical Identity Performances, and Bullying in Jay Asher's *Thirteen Reasons Why*〉 2024 年 12 月